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六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人部四十四

貴 戒懼附
驕佚 貪貴

貴一

原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

歸 增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 禮曰貴貴為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

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

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

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原抱朴子曰貴遊子弟

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

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

柄誠可畏矣 增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穀擊

子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增五帝紀曰黃帝既為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為文章
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
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

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

語單襄公曰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

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口數千常遭饑

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原戰國策曰

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揚橫樹之則生折而樹

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揚矣且以十人之

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

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史記

高祖本紀曰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

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

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 史

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

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

及武帝時因蚡為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

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

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

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

記外戚世家曰衛青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 漢書衛霍列傳曰初衛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

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

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

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

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

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

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玄成平當之子
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樂彥偉之子思誨蘇瓌
之子頊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玄之子懷貞李道廣之
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絢崔紘之子沈戴胄之子至德徐
商之子彥相崔慎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
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彛簡之
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袁明遠祖滂為漢司
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原

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增漢五行志曰帝元舅大司馬

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為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

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未尚公主三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

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十石數百人與漢興

衰 原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

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 增論衡曰丞相黃

次公故為陽夏游微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

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

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

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

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

震常客居于湖有冠

音貫

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

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

繇傳曰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

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

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

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鳴鐘磬備具威儀笳蕭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為丞相
荊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閻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說曰孫皓問
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
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
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

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為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懷中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晉書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隋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

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
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
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
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
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
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南史
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

日帝舊坐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馬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于

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

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竒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被寵任歷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

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祿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宮

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

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暹傳曰崔悛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婁太后

為博陵王納悛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

笑人悛嘗人日侍魏帝宴悛子瞻亦近御坐人咸曰今

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

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御風采終是富貴我

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為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等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頴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既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表曰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
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
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
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度冕並相代宗樞贄並相昭
宗坦澈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均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
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靜相高祖
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琢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
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

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睿宗鄴相宣宗
嵩相明皇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
相高祖真相懿宗邁相僖宗竇氏宰相六人德玄相高
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
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執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緄字再思相武后
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
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文宗高宗宗儉字士

廉相太宗璩相懿宗郢相德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
宰相三人玄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瑄相肅宗宇文氏宰
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
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頰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
讓能相昭宗黃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
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暹相明皇隴西李氏宰
相十人迴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
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

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
鄜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玄安期
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礪相昭
宗嗚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為吏部尚書
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
者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
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

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
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
從呼為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
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
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獨
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內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

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

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為公子

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竇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內

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

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

公為內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

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

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

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

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
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
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
皆為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
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
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冲右

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
侍郎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

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太尉郭
子儀自司徒為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為太尉皆以上公
寵埒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
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為羽林大將軍三
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

皆清近珺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駟就道

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

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

良殿中監俱列祭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

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

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

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

曰崔琳子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

大明宮冠蓋駟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

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

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澗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叟堯咨皆進士

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

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

侍常也士夫以為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

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與復夢家庭積笏如

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官至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封郇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祐手植三槐於
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
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為
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白以維
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
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
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
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

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

傳曰金之圖克坦納蘭唐古富察費摩赫舍哩布薩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博端徹爾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

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
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
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凡貴
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
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
直諫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請益即大砵一塊與之筭
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

衆邪 氏族博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

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為文

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翼戴贈爵上公啟國于定

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勲舊無敢埒者又三

女一為文皇后一為代簡王妃一為安惠王妃 又曰

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琥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兄

戍通州亡忠補戍候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

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
貴當為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
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
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

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公者六十六年為太
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為勲臣冠 氏族博
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
魁及第倫文叙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

元及第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瑄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子珽鄉薦第一曠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陞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陞春復及第其

三兄俱謚文揚光祿惟聰已歿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維傑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祿

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守陞為南吏部尚書守隨為工部尚書守隅為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南戶部尚書誥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論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

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度梟南禮部尚書度機梟

子炫官通參機子煉又為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

洪子尚書山參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曾孫

布政使承燾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

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

子禮部侍郎鈺刑部尚書鑰布政司綜

一作御史

太常少卿

鑛鑱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宗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之劉御史規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原珥貂

綰玉

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
珥漢貂白帖綰玉鏘金

九遷

三

入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

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帝

師

天授

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

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

望氣

吞花

晉常璩蜀

志世祖微時過江揚生一子望氣者曰江揚有貴兒氣

王恭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為子立祠謫江揚民不使

冠帶者數世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

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

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

原垂三組

佩六印

漢書南越

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反拜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僕請乘傳行塞因

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史記蘇秦為

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

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衣錦營 鳴珂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

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

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

傳張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

原一門三后

軒蓋駒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六代九公

謝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

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荀氏家傳惟我

觀閣

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彌亘 廡第相望

張璠漢記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

尚內黃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涇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尚公主四二千石自

祖至孫官府廡第相望奴婢

增歷事五帝 復作三

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公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冀州刺史南史抑世隆傳世隆元

景弟子受賞異于諸子言于宋孝武得

炊金饌玉

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拖紫紆青

庾信大詒賦齋宮饌玉鬱葦浮金按駱賓王謂威饌為炊金饌玉漢揚雄解朝篇吾聞

上世之士人細人紀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簷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內

震耀洛濱

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晉汝南王亮傳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拔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

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八葉宰相

三世國師

唐蕭瑀傳瑀自瑀違違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南史王承傳承初為秘書郎

屢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續文獻通考
唐孔穎達為國子司業穎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皆繼
其任氏族博考明太宰莆田林瀚嘗為祭酒
子廷機孫煥亦居是官三代國師近世罕見

明安騎

杖

休徵佩刀

元舒穆魯明安傳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
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誼詳

者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
貴 晉王祥傳祥字休徵初呂虔有佩刀工人相之以
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
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仗下不常

坐中全別

唐李密傳密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煬
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

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
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
大喜謝病去 錦繡萬花谷唐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問
末坐有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覺

全別必是貴人

不以姓著

未嘗名呼

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開元後宰相不

以姓著者曰燕公

又郭子儀傳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

特給鏡吹

命取茶

囊

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夢

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遂厚遇之語必

移時初王公有一茶囊惟揚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

命取茶囊羣子弟皆以為大年也既而竊疑之他日公

復如是又出窺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

人也不十年當據

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

裨史常熟章孟端諸

吾坐後果如其言子連科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題于壁上曰四

壁金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漢書楊

暉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

成此宅相

世為上公

晉魏舒傳舒少

孤為外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
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 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
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
世為上公安于是
遂葬焉累世隆盛

頻堦磨墨覆案探丸

夢溪筆談
文彥博為

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
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頻堦磨之揖潞
公就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
大貴遠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氏族博考
唐宣宗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
撰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三相

張家

五侯周氏

唐張弘靖傳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
里盛麗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注三

相謂弘靖祖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廷
賞德宗朝平章元初中弘靖又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
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隔屏以坐

緣江而呼

氏族博考吳亮

為尚書令子騰亦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
父子坐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熨斗州有人長八

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
緣江而呼曰蕭王大貴

在前在後

何愧何嫌

漢疏

廣傳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
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元史
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
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
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
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

旌

上見燭 月中有花

酉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仗因月黑風甚

沔行十餘里倦而卧于道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
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元伊呀布哈傳伊呀布哈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淞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

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

果符其名人以為異

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

宋史張洎

傳洎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

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

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

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

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

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

乎

晉比王謝

漢惟金張

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液澄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官

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人

哉文選注漢功臣惟金張

二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

身離席帽

名覆金甌

青箱雜記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踪跡因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唐崔琳傳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皆有宰相望

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

錦繡萬花谷劉洎疏

曰八座比于文昌三丞方于管轄劇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為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時云兩

鳳

世稱六龍

姓譜北齊崔陵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晉卞壺傳父

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毛逆覆腕

面方如田

金施宜生傳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鑿謂之曰子
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
有以合于此而後可貴也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
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
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
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其所在

五張列戟三

鮑乘

唐書張知謩傳知謩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
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

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
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
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
其庭氏族博考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俱為司隸
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
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

漢周勃傳

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
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也 筆談錢昱自白州刺史遷工部侍郎連
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

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

魏志揚彪拜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以優崇之注周

禮掌舍設柱桓再重柱桓者乃桓其木遮闌其門為行
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為司州刺史時有沙門自稱

僧暉謂帝曰君項有伏龍

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

氏

博考唐劉珍甫子道祥道祥子齊賢三世典選韋挺子
待賈待賈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唐李安

期傳自祖德林父百藥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又為中書舍人

名聞天下 位極

人臣

邵氏錄種放往見陳希尼希尼曰若當貴名聞天下
下 凍水記問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

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

鸛班視日

杏園探花

百家詩篇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令少俊二人為探花使覓園中名花

重金

疊蓋

襲紫傳龜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錄云國初兩制出入皆

重戴

山堂肆考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

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

傳龜

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

漢楊修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

氏皆為東京名族

氏族博考

郭樊陰馬

顧陸朱

馮紡曹褒父子並三葉侍中

張

漢紀明帝為四姓小侯之學郭樊陰馬皆后族也世說顧厚陸忠朱武張文為吳四姓

曙有

愠色

澤知戲言

撫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殊不顧曙曙有愠色卜者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後七年
崔大拜曙果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史記蔡
澤列傳澤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魁
顏蹙弱膝擊吾間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
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年足矣

五人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

氏族博考晉會稽孔愉子安國孫靜靜二
子山士靈符四世五人為本郡太守漢

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衛
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

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

蝦蟆

野人間話唐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攜花子二
粒種之遂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

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後處回宮至太傅宣室
志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者天使

也吉兆也
未幾拜相

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鵬

錦繡萬花谷
宋太宗時賈

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
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
李蘇為參政宋為尚書 唐高駢傳有二鵬並飛駢曰
我且貴當中之發貫二鵬馬衆大驚號落鵬侍御

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

唐楊汝士傳楊氏
自汝士後貴赫為

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
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
通侯臣事君
猶子事父也 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

先兄

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
十每會見詔敕不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

勤貴寵者此母也

宋史宋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
弟祁字子京稱小宋祁廬傳第一以弟不可先兄命庠

第一 卜位壽于他年子還若我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

何人 宋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

玄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玄齡等過其家李閱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氣貫庭定產通侯之相 赤

蛇蟠筍應登大將之壇 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

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後漢許曼傳馮緄為議郎發綬筍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為邊將以

東為名 後如之 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

晟則父子俱榮 氏族博考晉謝安子瑛瑛子混三世僕射 唐李愿傳愿父晟立功時諸子未

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
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

一姓九侯允矣

邦家之盛事 三公四世誠哉字內之僅聞

漢李尋傳
尋謂曲陽

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未輪漢興以來臣子貴
盛未嘗至此 三國表紹傳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
位由此勢傾天下

戒懼

附

原不慊 知止

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
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貌音口敏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越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
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公孰與以禍終哉恐不
能雜疑不能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應侯
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
必毀 持盈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也 老子持而

增功成宜退

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物極則衰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大甚吾昔上蔡布

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復攝京尹 固

辭台司

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顓祖適皆常鎮府書今臣復攝此職懼弗克荷徽

宗曰卿三世京尹縉紳盛事 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八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

原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

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下見前持盈注

增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

北史李遷括傳遷括累葉雄豪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

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閭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閭人守護遷括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平生之樂南史徐緄傳緄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

貪貴

附

原爭名 敗度

戰國策爭名于朝尚書欲敗度

居功

逞欲

書臣司以

寵利居成功謂貪而不退也左傳逞無疆之欲

曼滿之欲為卿且聞及禍

駟秦不守其位終見伏誅

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曰無

德而會後鄭人果殺之 又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三卷

唐書裴氏自晉魏為名族居燕者號東卷居涼者西卷居河東者中卷

撫項唐

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制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項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揚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芙蓉鏡 百陽雜俎李固遇一

老妪言即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矣建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妪乃金天神也

額

文雙樹

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鰲宮

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昔時沈公

天中記沈慶之素為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

公

執笏百人

唐李穆傳穆拜太師贊拜不名一門執象笏百人

嗣祖聯兄

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鏡同榜進士而鐸為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七族六姓

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庚亮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注七貴后族也六

姓謂二竇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為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

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思屢至

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

後當大貴願以身為托于
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

三國志孫權傳
兄策既定諸郡

時權年十五漢遣使者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
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權形貌奇

偉骨體不恒大貴

以光為名

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
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

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
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

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
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

氣若白練

獨異

志王鏐為辛朶下偏裨一日擊毬馳逐既酣鏐仰天呵
氣高歌大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

配之鏐終

山曰功臣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
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

為將相

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
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

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

光成五色

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善相常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

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有文在右手

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

戒懼

附

增危機

清暑筆談貴者危之機

始自臣家

元史天澤傳言者謂李壇之變由諸侯權

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

勲非舊

唐書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

隱几

而待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

外陋內險左右必笑使
後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但恐為害

晉杜預傳預在鎮
數鉤遺洛中貴要

或問其故預曰吾但

各取一具

史纂左編唐房玄齡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

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為屏
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

附

增惟我與爾

北齊書崔陵傳陵每以藉地自矜謂盧元
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

者

大為忻滿

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為中書
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

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
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

制擬宮禁

北史隋楊
素傳素貴

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
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度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
華侈制擬宮禁

陳鼎擊鐘

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

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
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

新車大宅

南史梁世

子恪傳恪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
處輸錢方得聞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
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
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未肯推祚

北史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

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
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
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
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貪貴

附

原不知退

易允之為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

詩刺伐檀

詩序伐檀刺在
位貪鄙無功受

也

增拜而蹈舞

北史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
公主有女擇婚選取敏禮儀如尚帝

女後將待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
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
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
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
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
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熱今舉體

南史

張敬兒傳敬兒嘗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條高
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
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
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
夢半體熱尋得開封今復舉體熱矣以告
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

廢書以窺

山堂肆考魏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貴五

原詩晉左思咏史詩曰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
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
鐘磬北里吹笙竽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知復
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
倡中庭生竒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

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

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窓下想君貴

易交居然應見捨 增江淹仿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

功在河源珪組賢者眄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

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

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原宋鮑昭擬古詩曰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

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
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

幽谷伊邇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唐李百

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

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釧鳴面花無隔笑歌

扇不障聲 增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別有豪華稱將

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

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

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劔履南宮入

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

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

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牕繡柱玉盤龍繡柱璇

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

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

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鬪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薰

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

人遙指鳳凰樓 子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
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鬪袖中攜劍五陵遊玉
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
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
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
恩鬪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
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馳道揚
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

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

濃屏開金孔雀縵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

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

疊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為妃嬪南山

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岑參送張獻心充副

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一夜受命常在邊年

未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

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
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鞶紫綬御史
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揚德祖四
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繞建章火
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
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
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
雕鏤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

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
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
叢霸陵夜獵遊田實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

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
武皇恩厚宴龍津 韋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

東玉攔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鬣馬嘶楊柳
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瑤池宴罷歸來
醉笑說君王在月宮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采凌煙閣

百代兒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
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
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
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
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增表齊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畧曰遂得北帶五
州東跨六郡內亞二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

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
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
增書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
位相繼如吾門者也

注七葉王導洽珣
曇首僧虔揖筠也

增序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樹旗旄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
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曲
看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

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
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
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
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雜文漢枚乘七發畧曰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脆腥醲肥
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暑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

富

禍難

附戒懼

貪富

驕佚
吝嗇

富一

增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

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

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

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
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
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
役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
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
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又曰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

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

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庖菑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

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竒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

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

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

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

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

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

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
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
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
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
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今富人黼繡幃幄
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

席之加旃弱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獾

皮代旃闔坐平筦 又曰古者土鼓出

音塊

音梔 梔擊木拊

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

鹿菲草芟縮絲尚帚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

紉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帚

沓絲履走者苴芟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

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
場圃園倉直輕而人以為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

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

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
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寬然而有餘及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富而愈貪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

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假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更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歐陽修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富二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

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

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怪石
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
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菹捐之駿殖物怪錯
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
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
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
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設國阜遠

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

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

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

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

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

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楫

韋藩韋蔽前後木楫木簷也

以過於朝惟其

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

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

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

罕子罕弗受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

其所 注賣玉得富悉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

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

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

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

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
平百姓和協容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
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
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
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
予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也一年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
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君之財
向氏以為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
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

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列女傳曰周陶答子為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

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豕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

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
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
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
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
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踈而民
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

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
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
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

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

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戴角者曰

脂無角曰膏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

鼎食 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

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
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
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邛

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

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

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

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况光武皇

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為器攻治

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
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
錢郭氏寶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
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
傳曰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
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
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
數萬錢杜岐公惊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
杯羹二萬錢常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
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

廬陵巴丘人文晁者

一作周晁

世以田作為業秋收已過刈

穫都畢明日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
盈倉於此遂為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

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
貨富於天府 刁達傳曰達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
貨殖為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貨稱是 隋書曰
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
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
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
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

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 又曰天寶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異志曰唐明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

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

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

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

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

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遺鈿墮烏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

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

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

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久得君

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
作觀榭帳幣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
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歷十二年詔賜載自盡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
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
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溫傳曰知溫
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

官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

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

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

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

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

黑印朱加紅富遂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

吳人呼沈萬三為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

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

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部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民受其累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素封

丹穴

上詳富一 漢書已寡婦清

金溝

錢井

晉書王濟傳濟性奢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
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風俗

銅山 金穴

通河南平陰龐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
轉容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藩身 潤

上詳富二 拾遺記漢郭况累金數億以
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厨金穴

屋

左傳貨以藩身 大
學魯子曰富潤屋

增寶精

財雄

九國志王處
回積巨萬計

蜀中富家罕與比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
指謂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漢班固

自叙遠祖以
財雄北邊

犀犬

玉豚

搜神記元康中瑤懷家忽
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

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王豚從此所向如

意田蠶並

掣鎖

傳鈎

寰宇記牛潭北岸有石周圍
三文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

收家遂富

出蓋於此石義興周雲甫常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

銷如索繩雲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許

遂以財雄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

入於室止於對牀張氏披懷而祝曰為我福耶來入我

懷鳩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鈎焉自

銀槽寶

後子孫貨財萬倍故闕西稱張氏傳鈎

井如藍記河間王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

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拾遺記

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閤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

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

怨府

通人

清暑

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

筆談富者怨之府
論衡通人猶富人

飛錢

種珠

幽明錄海陵人黃
尋常因大風雨散

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杜絕賓客

惟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取真珠布土壤間
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足穀

多田

北夢瑣言相國常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
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

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
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固無用翕矣帝曰此所

謂足穀翁也

唐盧從愿傳從愿盛

窖粟

載金

史記

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為多田翁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錦繡萬花谷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原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 東觀漢記樊重素富閉

門成市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史記穰侯出關輜車千乘 蜀志糜竺僮客萬

人貨產

曰安曰富

謂賞謂殃

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曰富謂平

巨萬

其稅不專取也

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膏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

徐廣晉紀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

帛有如不足下

史稱陶白

漢著程羅

史記范蠡白圭事詳

郭况事詳富二

富二 漢書程鄭冶鑄富埒卓

不過百乘

三致千

氏又曰成都羅裒皆至鉅萬

金

禮記家富不過百乘 史記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增漿酒霍肉

金

蠶玉鍾

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

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鐵論富者銀口黃耳金蠶玉鍾

鹽原饌飾綵績谷

量馬牛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績漢書烏氏羸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擬于公

室比之邦君

史記管仲傳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以為侈後漢陰興傳宣

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

頃輿馬僕隸比之邦君

兼有山海資之天地

伽藍記高陽王雍為丞相給羽

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金瓶

銀甕 珠殿玉堂

如藍記河間王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璣椀赤玉卮數十

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

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 五代南漢劉龔世家龔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牀為玳瑁

窓有珊瑚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瑤瑁筵

中別作春珊瑚窓裏翻成畫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漢疏廣傳廣曰富者衆人

之怨也 禮記君子辭富不辭貧

皆及十世

不出微財

南中志益州西部金

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九經制財章富不出微財

當畜五牴

願足

百羊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闡朱公富往而問術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

氏之南滋息以興故曰倚頓金樓子魏文侯見宋陵
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
几而願百常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
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鎮南史徐君薈傳君薈為湘東王
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

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弘亦
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稽神錄陳
尚書言某昔在鄉里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
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容牀上鉤然有
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
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彈以金丸

躡皆

珠履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
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彈凡史記楚春申

君賓客三千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起而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
埒富論衡富人不如儒生

後自能得 此安可

加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
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南史廬陵威

王績傳績躑躅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
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
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連車列騎
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藏新食陳

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駢轔輻輳又往
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温衣

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
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樹榆成籬 吐金

滿釜

三國鄭渾傳渾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

果豐實入魏郡界邱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述
異記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

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

不待委積

欲為繫援

韓詩

吐金滴釜而去願家大富

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

國語董叔將

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金十斛

種橘千頭

述異記翁仲猶家貧力作居渭川

三國吳李衡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

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

此吾于汜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

王清買

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

栗元寶視龍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邨百姓王清

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木也汝勿斫

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

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

巨富遂斲錢成龍形號王清木春渚記聞昔唐明皇

見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
有否者所見者亦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
聞至富可敵至貴今召王元寶
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同
皆飾龍鳳 不設檯

枰 五代晉臣傅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
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

以龍鳳 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
設酒則不設檯枰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枰又冬

月則令妓女圍
之號肉屏風
涇渭溉田 黃紫標庫 前漢張禹傳
禹內殖貨財

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漑極
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南史梁臨川靜惠王宏傳宏

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
庭中栽樹
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各出一枝 樓上扣鍾便輸十萬 姓譜宋馮大亮見蕉
叟八人各出柶木一

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樹凌空金玉自至中朝故事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被裁百幅酬太守之前言

錢用一文見郡王之獨坐

姓譜梁裴之橫少好宿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

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均陂大營田野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委巷叢譏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

云世問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
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
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今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
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
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貨故譏之

波潮噴激真

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贈遺咸羨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記茂陵

富人袁廣漢藏錘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
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
托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鸚
鵡紫鴛鴦于中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奇花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拾
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於洛陽市
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餽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
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凡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戒懼附

原知止

能散

老子知止者富
禮積而能散

不貪

周施

左傳子罕曰我

以不貪為寶

後漢書折象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貨財

二億家僮千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

金帛資產

增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三國志溫恢傳
恢內足于財曰

周施親踈

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

邨越已瘡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

人自京師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

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

高丈五猶擁被萬歎曰北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

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

以次籍沒獨
萬獲今終

驕佚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為盜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

正

增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

南史到搗傳搗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

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晉書何曾傳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鳥羽擇米

人乳蒸肫

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

鳥羽擇米每食厨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常以五采牋為書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

帝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荀公五雲體晉書王濟傳
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脫甚美帝問
其故答曰以
人乳蒸之
塗巷盈滿
錦繡牽持
南史徐湛之傳
湛之貴戚豪強

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五代王鎔傳鎔
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趙王鎔驕
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
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
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
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
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

空家益富騎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
侍又梁趙準傳準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聞
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盛豐貶其不及乃占天下
良田大宅哀列尚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

一飲食必
費萬錢

閣名多寶

館造迎風

宋賈似道傳時襄陽園已急似道日

坐萬崩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

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即酷嗜

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伽藍記河間王琛嘗語人

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茅雕薪况吾大魏

天潢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窓戶之上列錢青瑣

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苑包山藪舫立亭

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池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

竭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

壁雕樓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闔以雲氣仙靈

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

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
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
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
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南史孫瑒傳
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
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
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
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附

原將殲

必毀

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
穆子曰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白帖盈必
毀天之道

生孽

賈害

左傳蘊利生孽又虞叔有
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焚身

覆餗

左傳象有齒以

焚其身 易鼎

陳車服

墜腐鼠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廢大夫也而常

折足覆公餗 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

貧富 附

原行妨

欲縱

老子難得之貨今人行妨 禮記欲不可縱

載寶

飲泉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增怙

勢 敵國

宋符彥卿傳彥卿鎮大名以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

家 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
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市帶償價 行服分

資

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譚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贓子

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
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

緡責永吉償之 金呼都克傳覩以后戚贓汚不法
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其行服而分其資 家

成市里

室充珍玩

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
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又王

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
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

麻助緡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
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

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
焉 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吝嗇附

原甚愛

既熾

老子甚愛必大費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熾注熾者儉嗇也

衣弋

緜鑽李桮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緜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七百人皆有手役晉書王戎家有好李

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癖譏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富擬王者而至

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又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

之疾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又王戎事詳乞假三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紀聞國難謂僚佐

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
選至有百選銀五倍之其他錦繡繒米稱是每戰則懸
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
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又
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
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
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爛腐每月常
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富四

增奇智

青藜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
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貧母

唐柳宗元
答元饒州

論政理書富
室貧之母也

出溢

論衡農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
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共出溢者

名曰富人富人
在世鄉里願之

原貨次如苴

漢書成都羅裒貨至巨
萬初裒賈京師為平陵

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貨次如苴親信之遺今往來
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
權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
增鞭懸桑樹
晉中興書上

注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喪疾貧苦嘗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
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
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
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
萬于是家
抱甕可熟
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
業用饒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

便可
用財自衛
史記巴蜀寡婦清能
守其業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
後漢

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昱于郤郤中珍藏有金二
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績穀紵素奇珍積如丘山

室有牛聲
五代袁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
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長

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

益以錢聲必止

言依於豪

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

元叔豪宕

聞者傳以為笑

姓譜宗連長長安富人季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婿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

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為富人

不可祿使

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

所與

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

游閒公子

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

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誤入卿內

語林劉實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大

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

張羣引星

廣古今五行記

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酒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

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裨引之便入裨下還
家觀之乃金也遂盛于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
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
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栖集
家遂大富

字有青麻 春渚記聞宣和間科增郡縣兇夫錢
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
十萬錢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為空翼日庫
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
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密令往青
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

錦 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
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
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藏酒萬餘石 史記大宛列
傳宛左右以

戒懼 附

原母苟得

禮記臨財
毋苟得

驕佚附

原不期侈

尚書傳富不與
侈期而侈自來

增選極一時

晉書賈充傳
充外孫韓謚

既為充嗣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
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

駿馬侯服

北史
爾朱

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
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

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敝衣而往從
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
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

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
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衫皆火浣

宛委

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附

原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增潁水清濁

漢魏其武安侯傳灌將軍夫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

五錢為率遇有客至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令尹

不免

國語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

福進玉枕

五代漢史弘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

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答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史弘肇捕治福進棄市

子昂筮卦

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貨籍其家財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

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

何不早散

晉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

曰知財致害

一騎走南山

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

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貪富附

增饗餐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
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饗餐

影質

北史徐遵

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無不宗仰頗好聚
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

物以待之

地癖

唐書李愷并州人頗殖
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為郡四盡

名曰影質

南史梁魚弘傳弘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
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穀米

傷腰折股

左編北魏孝明靈太后常
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

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

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

結為兄弟

北史齊漁陽王紹
信傳紹信行過漁

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

置

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金牛後

裨海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

秦使張儀隨

取不見人

列子齊有欲金者至嚮金所攫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

其後開蜀

之時徒見

足以畢老

魏志董卓築鄒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

金不見人

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且寄

且養

天中記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取十千錢令買

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須此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三十錢得三十萬又問竹筍

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謂里正曰吾亦未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莖十錢遂得五十萬

渠伊捋鬚

天中記張崇帥廬州士庶苦之常入覲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不復來矣崇

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吝嗇附

增獵酒

續世說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

怒曰必是來獵酒也

原從洪貸絹

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從洪貸絹不如意

恨之

食常不足

白帖鄭太有田四

增頰拾仰取

漢書魯人

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約頰有拾仰有取

噉肉封殘

北

瑣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悞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

由是沒身不食肉

止有二韭

加藍記李崇為尚書今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

肉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
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為之大笑

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

環珮 不知景卿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

閩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鞋

天中記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仁凱曰阿公為汝經營有頃門夫著

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樹上有鴛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注鴛啄木鳥也

富五

增詩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
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
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
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
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
散盡黃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
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

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縵裒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

燭金肥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瓊珉璘彬珍物羅生

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注琳碧瓊珉皆玉石璘彬

雜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雕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闐闐

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

波黃潤比筒籛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

貨殖私庭藏錙巨萬，瓠、楸、魚、呈亦以財雄。翁集邊城。

注離

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籬盛金之器，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瓠，裂帛為衣曰楸。魚呈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翁集盛貌。臨邛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

之，眊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魚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增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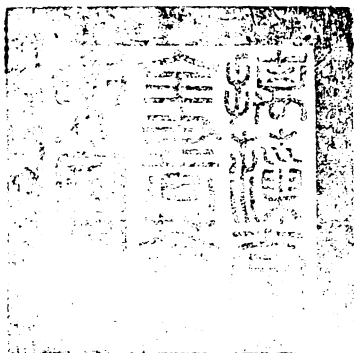
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
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增論宋劉峻廣絕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
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
躍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
欵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增雜文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徧于天下
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

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
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
致富不由於金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騰錄監生 臣 邱桂蟾